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红与黑

Le Rouge et le Noir

[法] 司汤达 著
远方出版社



5. 44
0112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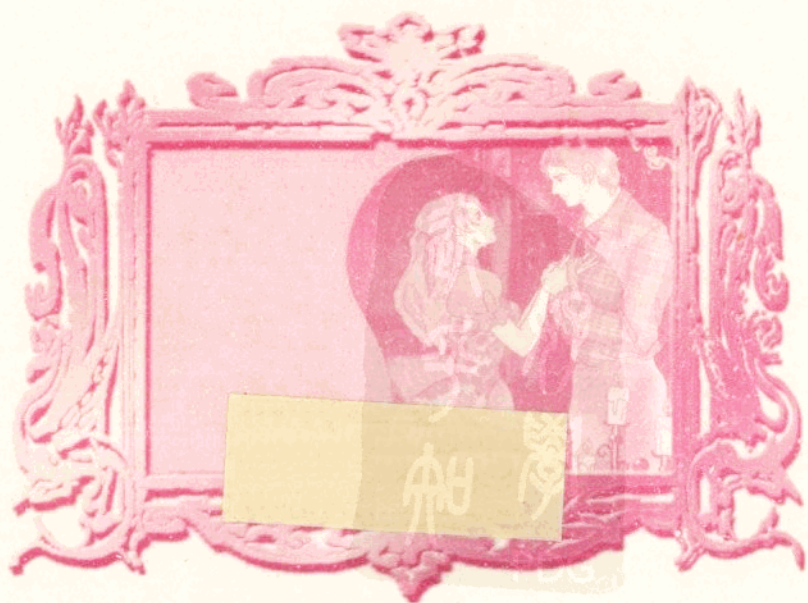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红与黑

Le Rouge et le Noir

[法] 司汤达 著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戈弋 胡丽娟

封面设计：心网图文

封面画：王国爽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红 与 黑

[法]司汤达 著

诺亚 主编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28千字

2001年12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2次印刷

ISBN 7-80595-504-2/I·212 定价：750.00(单15:00元)

目 录

内容提要	(1)
作者简介	(2)
1. 家庭教师	(3)
2. 见面之初	(9)
3. 人见人爱	(14)
4. 恋爱	(18)
5. 国王驾到	(26)
6. 匿名信事件	(30)
7. 神学院	(61)
8. 前程似锦	(80)
9. 崭露头角	(84)
10. 十字勋章	(106)
11. 与众不同	(110)
12. 吸引	(116)
13. 各自的心思	(123)
14. 爱与不爱	(135)
15. 替候爵办事	(143)
16. 结婚受阻	(157)
17. 枪杀	(167)
18. 无言	(172)

内容提要

维立叶尔是法国边境的一座小城。青年于连虽然出身木匠家庭,但他自学成才,踌躇满志。他崇拜拿破仑,渴望投身军界,又想当神甫,以受人尊敬。因能把拉丁文的《圣经》全部背诵下来,这事轰动了整个维立叶尔城。

法国王朝复辟时,贵族雷纳尔投机当上了市长,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雷纳尔夫人十分崇拜家庭教师于连的才能,倾慕他的外貌,当她爱上他时,并不在意于连的卑微出身。特别是当她知道于连拒绝了女仆艾丽莎的爱情时,她对于连的爱越来越强烈了。贫穷的于连对雷纳尔夫人却是一种野心的爱,一种占有欲的狂热,一种心理满足。

于连和雷纳尔夫人的隐情暴露后,谢朗神父将于连送到了神学院。后来他当上了拉莫尔侯爵的私人秘书。于连并不爱侯爵的女儿玛蒂尔德,他追求和占有她是为了进上流社会而找一把梯子。终于,侯爵给了玛蒂尔德一份田产,又给了于连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于连有了贵族的称号了。雷纳尔夫人写信给玛蒂尔德,揭露了她和于连的隐私,恼羞成怒的于连赶回维立叶尔城,向她开枪报复。法庭判于连蓄意杀人罪,处以死刑。虽然雷纳尔夫人和玛蒂尔德后来多次营救他,但于连宣布不祈求任何人的恩赐,甘愿走上断头台……

作者简介

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司汤达出生于法国一个信仰宗教、思想保守、反对革命的有产者家庭。但他从小在外祖父这个伏尔泰信徒的影响下,很早就受到新思想的熏陶,热烈拥护法国大革命。1799年,他从故乡格勒诺布尔来到巴黎,考取了著名的综合工科学学校。17岁时,他投笔从戎,跟随拿破仑南征北战。拿破仑失败后,他因反对复辟王朝而脱离军界,长期住在米兰。1821年,意大利各地革命势力受挫,他被奥地利占领军驱逐出境,这才回到巴黎。

司汤达一生的经历,他所接受的伏尔泰、卢梭的新思想,他对革命和复辟的态度,无不决定了他的作品的内容和倾向。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写的是拿破仑进兵意大利后的故事,《红与黑》和《红与白》写的是法国革命和复辟的故事。其它作品还有《阿尔芒斯》等。《红与黑》是他的代表作。该书取材于一则轰动一时的情杀案报道。书名《红与黑》寓有深意。一般认为红代表革命,黑代表教会。红与黑既是两种相互冲突的社会势力的代表,又是两种相互冲突的人生价值取向。

1842年,司汤达病逝。他生前声名寂寞,死后人们才发现了他。

1. 家庭教师

维立叶尔是一座漂亮的小城。一幢幢房子展布在一座小山的斜坡上。茁壮的栗树密密匝匝，画出了小山最细微的凹凸。城墙下数百步外，有杜河流过。这城墙早年为西班牙人所建，如今已残破不堪。

维立叶尔有一条大街，从杜河岸边一直爬到山顶。旅人只要稍作停留，十有八九会遇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神色匆匆，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行人一看见他，就赶紧脱帽致意。这便是维立叶尔的市长雷纳尔先生。他步履庄重，穿过大街，进入市政厅，在旅人的眼前消失。这位旅人若继续闲逛，再往上走一百步，他会瞥见一幢外观相当漂亮的房子，越过与之相连的一道铁栅栏，还有一片极美的花园。这幢房子属于雷纳尔先生，刚刚落成。这方石砌就的漂亮住宅是维立叶尔的市长用他那座大制钉厂赚来的。

冷不丁一看，还会觉得他挺有中年男子的魅力。但他的自鸣得意，他的狭隘无知，很快就会使你反感。到最后，你就会发现，他的唯一才能就是叫别人准时还欠他的债，而能够把他欠人家的债一拖再拖。

一个晴朗的秋日，雷纳尔先生让妻子挽着胳膊，在忠诚大道上散步，他说话的神情很严肃，雷纳尔夫人听着，眼睛却不安地

注视着她的三个孩子。大孩子有十一岁，总是靠近胸墙，并且做出要爬上去的样子。于是一个温柔的声音唤出了阿道夫这个名字，那孩子遂放弃了他的雄心壮志。

夫妇俩谈论起本堂神父的事，最后两个人争吵起来。市长正准备发火的时候，市长夫人突然发出了一声尖叫。

原来他们的二儿子爬上了护墙，正在上面快乐地奔跑。被吓坏了的妈妈不敢叫那孩子，怕把他吓下来。末了，孩子很得意于自己的行为，回过头却看到妈妈脸色吓得发白，连忙跳下来，回到妈妈身边。结果，他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这个小小的事件扭转了谈话的方向。

“我一定要把锯木工的儿子索莱尔弄到家里来，让他照看孩子，他们越来越淘气，我们管不住了。他是个教士，还精通拉丁文，他会让孩子们取得进步的，因为神甫说他性格坚强。我给他三百法郎，管他吃。神甫对我说索莱尔攻读神学已经三年，准备进神学院，因此，他不是自由党人，他是个拉丁文学者。”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叶尔的市长前往坡下索老爹的锯木厂。

索老爹对雷纳尔先生的提议大感意外，但更使他感到高兴。不过他听的时候仍然带着那种愁苦不乐和漠不关心的神情，这山区的居民很善于这样来掩饰他们的精明。他们在西班牙人统治时期当过奴隶，如今仍保留着埃及小农的这种表情特征。

索莱尔的开场白只不过是大大段背下来的记得滚瓜烂熟的客套话。他笨拙地做出微笑的样子，却更暴露出神情的虚假；他本来生就一副无赖相，这下反而欲盖弥彰。他一边重复着那些废话，一边脑子里不停地转，试图弄明白是什么原因能使一个如此有权势的人想把他那废物儿子搞到家里去。他很不喜欢儿子于连，可是雷纳尔先生偏偏要给他一年三百法郎的工钱，管吃，甚

至还管穿。

索老爹走近工厂亮出大嗓门，高喊于连，没有人应声。进去一看，于连没有守在锯旁，却骑在五、六尺高处的棚顶的一根梁上。于连不专心照看机轴的运转，却在埋头读书。老索莱尔对此最为反感，他可以原谅于连身材瘦削，跟他的两个哥哥不一样，不适合干力气活儿，但他不能容忍于连的这种读书癖，因为他自己不识字。

他叫了于连两、三声，还是白费力气。年轻人于连的注意力全在书本上，加上锯子的嘈杂声，更使他听不见父亲那可怕的声音。

这父亲虽然年纪大了，却仍敏捷地跳上正在锯着的一个树干，又跳上支撑着棚顶的横梁，猛击一掌，把于连拿着的书打落到河里，接着又是猛地一掌，打在于连的头上。于连被打得晕头转向，满脸是血，还得回到锯子旁自己的岗位上去。他的眼里含着泪，肉体的痛苦自不待言，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失去了心爱的书。

“下来，畜生，我有话跟你说。”

于连脚刚一落地，老索莱尔就推推搡搡地把他往家里赶。

“天知道他又要把我怎么样！”年轻人心里嘀咕。他一边走，一边看着那条小溪，真伤心啊，他的书就掉在那里面；那是他最喜欢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

于连脸涨得通红，眼睛看着地上，他是一个19岁的小伙子，个儿不高，看上去文弱清秀，有一头很好看的深栗色卷发。两只黑黑的大眼睛，平静的时候会闪耀出智慧和热情的光芒，但现在却燃着怒火，他的脸色很苍白，没有血色。从小，父亲就以为他活不长，将他当成一个累赘，全家都不喜欢他，两个哥哥也经常

打他。

于连刚踏进屋门,就感到肩膀被父亲那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他吓得发抖,等着挨揍。

“看你能老实回答我,臭书呆子!你在哪儿认识雷纳尔夫人的?你什么时候跟她说过话?”

“我从来没跟她说过话,”于连答道,“我只在教堂看见过这位夫人。”

“好了,我不打算知道你的事。总之,你给我快去收拾行李,我要把你送到市长家,去给他们家的少爷做什么家庭教师,再加每年 300 法郎报酬。”

“我不愿意当仆人。”

“畜生,谁说让你当仆人啦?难道我愿意我的儿子当仆人吗?”

“可是,我跟谁一起吃饭呢?”敏感自尊的于连问道,因为他知道仆人是不能和主人一起吃饭的。

这个问题把老索莱尔问住了,于是他暴跳如雷,大骂于连,说他就知道吃,撇下他找另外两个儿子商量去了。

过了一会儿,于连看见他们各自拄着一把斧子,正在商量。于连看了很久,觉得也猜不出什么,又怕被人撞见,就往锯子的另一侧去。他想好好考虑一下这个改变他命运的意外消息,但是他觉得静不下心来,他的想象力全部用来描画他将在雷纳尔先生的漂亮房子里看到的東西了。

他暗自想到:“我宁可不要这一切,也不能和仆人一起吃饭,爸爸要是强迫我去,我就去死,或者逃走,但要是逃掉的话,我的前程不就断送了吗?”

好像双方有了默契,索莱尔和他的儿子这一天都避免和对

方说话。

傍晚，他到本堂神父那儿去上神学课，他认为把别人向他父亲提出的奇怪的建议告诉神甫是不谨慎的。

“也许这是个圈套，”他想，“应该装作已经忘了的样子。”

第二天，市长一大早就派人去叫他们。老索莱尔拖了很久才去，一进门，就拐弯抹角地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等到弄清不仅他的儿子和男女主人同桌吃饭，还和他的学生们一起住一个很大的房间，他很快就同意尽快把于连叫来。

索莱尔回到锯木厂到处找不到儿子，原来于连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心怀疑虑，半夜里就出门了。他想为他的书找个安全的地方。他把它们都送到一个年轻的木材商那里，此人是他的朋友，名叫富凯，住在俯瞰维立叶尔的大山里。

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父亲劈头便说：“该死的懒鬼，天知道你是不是争这口气，会把这么多年的饭钱还给我。拿着你的破烂，滚到市长先生那里去吧。”

于连感到惊奇，居然没有挨打，赶紧走了。然而，一当他那可怕的父亲看不见他，他就放慢了脚步。他觉得应该去教室转一圈，应该维持他在神父面前一贯好学的形象。

这么说，大家一定很惊讶吧。我们年轻的主公虽然才19岁，心路历程可长着呢。在很小的时候，他就特别羡慕军人，听到战争故事总是激动不已，他对拿破仑的崇拜简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14岁的时候，维立叶尔盖了一座教堂，于连突然就不提拿破仑了，而声称他要做教士。从此，他每天都捧着一本《圣经》，披上了教士的黑袍。神父对他很是欣赏，于连在他面前也总是装得非常虔诚。哪想得到他那苍白温顺的面孔下，却有着一颗只想飞黄腾达的心。

171060282

现在这个 19 岁的少年，腋下夹着一个小包裹，走进了教室。一会儿便出了教堂，他快步向市长家走去。

尽管他下定了决心，但当他看见那幢房子就在二十步外的時候，还是不由得一阵胆怯。铁栅栏门开着，他觉得很豪华，他必须进去。

2. 见面之初

一个木匠的儿子，他的未来会因这次机会而发生什么变化吗？

来到这幢房子里而感到心慌意乱的，不止于连一个人。雷纳尔夫人胆子极小，一想到这个外人便仓皇失措，而根据职责这个人是要经常处在她和孩子们之间的。她习惯于让儿子们睡在她的房间里。早晨，她看见他们的小床被搬进指定给家庭教师的房间里，眼泪不住地流。她央求丈夫把小儿子斯坦尼斯拉—克萨维埃的床再搬回她的房间，但是没有用。

初次见面，雷纳尔夫人发现，于连是极为敏感而又极富才华的青年。

在雷纳尔夫人身上，女性的敏感到了过份的程度。她想象出一个最令人厌恶的家伙，粗鲁，蓬头垢面，只是因为会拉丁文就被雇来训斥她的孩子，为了这种野蛮的语言，她的儿子们还可能挨鞭子呢。

雷纳尔夫人瞥见大门口有一张年轻的乡下人的脸，就从客厅开向花园的落地长窗走出来，活泼而优雅，没有丝毫的做作，像她平常远离男人的目光时一样。那乡下人几乎还是个孩子，脸色极苍白，刚刚哭过。他身着雪白的衬衫，臂下扶着一件很干净的紫色平纹格子花呢上衣。

这个小乡下人面色那么白，眼睛那么温柔，雷纳尔夫人开始还以为可能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姑娘，来向市长先生求什么恩典的。她同情这个可怜的小家伙。他站在门口不动，显然是不敢抬手按门铃。她走过去，暂时排解了家庭教师的到来所引起的悲伤和忧愁。于连面对着大门，没有看见她走过来。他听见耳畔有温柔的话音响起，不由打了个哆嗦：“您到这儿来干什么，我的孩子？”

于连猛地转过身，雷纳尔夫人的美丽打动了她，他不那么胆怯了。

“我来当家庭教师，夫人，”他终于说，对自己的眼泪感到很不好意思，尽量揩干净。

这回轮到雷纳尔夫人惊讶了，这与她想象的太不一样了，没想到家庭教师是一个有着少女般羞怯神情的英俊男孩。于是，她像个小姑娘一样地笑起来。

“怎么，先生，”她终于开口，“您会拉丁文？”

“先生”这个词使于连大为惊讶，他想了片刻。

“是的，夫人。”他怯生生地回答。

雷纳尔夫人真是喜出望外，大着胆子问于连：“您不会过分地责骂这些可怜的孩子吧？”

“我，责骂他们，”于连感到奇怪，“为什么？”

“您会对他们很温和，是吗，先生？”她停了一会儿，说话声越来越激动，“您答应我吗？”

听见又一次被郑重其事地称作先生，而且出自一位穿得如此讲究的夫人之口，这是于连万万没有想到的，雷纳尔夫人呢，她完全被于连好看的面色，大而黑的眼睛迷惑了，还有他那漂亮的头发比平时更加卷曲，因为他为了凉快，刚刚在公共水池中浸

过。

“我们进去吧，先生。”她有些难为情地对他说，刚一进前厅，她回头看了看于连，他正怯生生地跟着呢。于连看见一幢如此漂亮的房子时的惊讶表情，在雷纳尔夫人的眼中又添了一个可爱之处。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她特别觉得一个家庭教师应该穿黑色的衣服。

“可是，这是真的吗，先生，”她停下来回他，“您真地会拉丁文吗？”她若是确信无疑，会使她多么地幸福啊，她真怕自己弄错了。

这句话刺伤了于连的自尊心。

“是的，夫人，”他说，竭力作出冷冰冰的样子，“我的拉丁文和神甫先生的一样好，甚至有时候他还说我比他强呢。”

雷纳尔夫人走近他，低声说：“开头的几天，您是不是别用鞭子抽我的孩子，哪怕他们的功课不好？”

面对一位如此美丽的夫人，又是用温柔恳求的语气跟他说话，于连的脸涨得通红，叹了口气，说道：“您别害怕，夫人，我一切听您吩咐。”

这下，雷纳尔夫人对孩子们的担心完全消除了，她开始和于连聊起了家常。

“您多大了，先生？”她问于连。

“很快就十九岁了。”

“我的大儿子十一岁，”雷纳尔夫人完全放心了，“差不多可以做您的朋友呢，您叫什么名字，先生？”她问。

“我家叫我于连·索莱尔，夫人。我生平第一次进入陌生人的家，心里害怕，我需要您的保护，开头几天有好多事情您得多加原谅。我从未进过学校，我太穷了；除了我的表亲和谢朗神甫

先生之外,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话。如果我做错了事,请您原谅,夫人,我绝不会有不好的意图。”

于连说这话的时候就望着雷纳尔夫人,他觉得她很美,很年轻,像是只有20岁的样子。他突然生出一个大胆的念头,要吻她的手。

这个念头使他克制得很难受,他终于忍不住抓住雷纳尔夫人的手,拉到唇边。她对这举动吃了一惊,想了想,又觉得受到了冒犯。过了一会儿,她责备起自己来了,她觉得她的气愤来得不够快。

雷纳尔先生听见有人说话,就从工作间里出来,看到于连身上寒酸的褂子,马上就带他出去买衣服。

一小时以后,雷纳尔先生带着一身黑的新家庭教师回来了,雷纳尔夫人还是坐在原地没动,神情冷若冰霜。于连知道她还在为自己吻她的手生气。但他由于穿上了一身新衣服的缘故感觉很良好,便有些得意忘形了。

“庄重点,先生,”雷纳尔先生说,“假使您想获得我的孩子和我的下人的尊敬。”

“先生,”于连答道,“我穿着这身新衣服感到很不自在;我是个穷乡下人,我从来只穿短上衣;如果您允许,我去自己的房间了。”

雷纳尔夫人觉得于连在房间里只待了一小会儿。孩子们听说家庭教师来了,围着她问个不停。终于,于连出来了。他被介绍给孩子们,他对孩子们说:“先生们,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教你们拉丁文。你们当然知道背书是怎么回事。这是《圣经》,”他说,指给他们看一本三十二开黑面精装的小书,“特别是我主耶稣的故事,就是大家称为《新约》的那部分。我要常常让你们背

诵，你们让我来背背看。”

最大的那个孩子阿道夫拿起书。

“请您随便翻开，”于连继续说，“找一段，把第一个字告诉我。我就把这本圣书背下去，直到您让我停止。”

阿道夫打开书，念出一个字，于连就背下一整页，像他说法国话一样流利。雷纳尔先生望着他的妻子，好不得意。孩子们看到他们父母的惊讶表情，也都一个个睁大了眼睛。一个仆人走到客厅门口，于连还在说拉丁文。这仆人先是呆立不动，随即不见了。很快，夫人的女仆和女厨子来到门旁，这时，阿道夫已经把书翻了八个地方，于连总是背得那么流利。

当天晚上，全城的人纷纷赶到市长家来看这个奇迹，于连的声名在城中迅速传播。几天之后，雷纳尔先生怕他被抢走，向他提出签订两年的合同。

“不行，先生，”于连冷冷地回答，“您要辞退我，我不得不走。一份合同拴住了我，您却不承担任何义务，这不平等，我不能接受。”